



寒水齋先生年譜

世系

又 7
4105



門又伊
號 4105
卷

寒水齋先生世系圖

相 大 韓 賜 以 滅 金 本	太 匡 壁 姓 炳 甄 氏 新	師 亞 上 權 幾 萱 佐 羅	封 夫 三 位 達 麗 麗 宗	食 大 重 三 權 祖 祖 室	幸	一世
				主 許 郎	仁 幸	二世
				宣 氏 中	冊	三世
				文 孔 配		
				女 巖 陽		
				朝 川		
				戶 長		
				正 朝		
				一 品	均 漢	四世
				別 將		

寒水齋世系



九世	子彭	五世	邑于安東郡 陞為府○墓
十世	先蓋	六世	在府西天燈 山造火谷有
十一世	廉	七世	神道碑權認 撰李慶徽書
十二世	利輿	八世	

十三世	融	時著	
十四世	仁可 <small>一作甘</small>	合經	左右小保勝 中郎將
十五世	化平 <small>一作英</small>	承吉	參理上護軍
十六世	協中	賑	追封匡靖大 夫都僉議
十七世	興	參	
十八世	克和	興	奉翊大夫典 工判書判宗
十九世	戴	興	字道夫贈 左參贊修文
二十世	戴	興	字庸夫生員 壯元刑曹參

寒水齋世系

二

曼衡	二十一世				簿寺事致仕 配王氏摠制 麟女
鉉	二十二世				殿大提學行 右司諫大夫 知製教○墓 在廣州清潭 上有表石
大成	二十三世			上	政配西原李 氏完道女生 琦後配楊州 趙氏左參贊 啓生女生瑛 ○墓在清潭
霍	二十四世			表石	行兵曹判書 花川君諡襄 平配文化柳 氏知敦寧子 偕女未育後 配安東金氏 通禮門判官 係權女○墓 在清潭上有 表石

聖源	二十五世				字公準監察 配晉州姜氏 文良公希孟 女○墓在安 山職串里
格	二十六世				僉知配璿源 李氏瑞石今 同璿女○墓上
尚夏	二十七世			上同	字君聖活人 別提配清州 韓氏承旨淑 女未育後配 陽川許氏僉 正硯女○墓
煜	二十八世			原	字時望司馬 葵樹察訪以 先生貴贈 吏曹判書配 豐山沈氏參 奉日昇女○ 墓在清風黃 江北坐子之

寒水齋世系

三

二十九世					字浩然司馬 善山府使 贈左贊成配 晉州姜氏同 敦寧善餘女 ○墓上同
三十世	上同	明尚游 ○墓	三子尚夏尚	先生春元孫	楚老女九畹 正 贈判書 李氏敦寧都 燦
三十一世					即先生字致 道號遂菴又 號寒水齋一 子煜庶子燾 性
三十二世					司馬府使二 子養性定性 庶子順性五

					養性 通政郡守一 子濟應
					濟應 子中執中協
			中協		中執
					定性 廣興守一子 震應
					震應 子中正中立 中誠
					中正 子宅仁守仁 處仁
					宅仁
					守仁

寒水齋世系

四



寒水齋先生年譜

辛巳 皇明毅宗皇帝崇禎十四年本朝十九年仁祖五

月壬午初八日亥時先生生于漢城銅峴之第祖妣姜夫

人取而育之先生幼而岐嶷儀表異凡見者咸知其為德器也

壬午先生二歲

癸未先生三歲

甲申先生四歲

寒水齋先生世系圖終

		中立			
	子友仁				
中誠			友仁		
				處仁	

乙酉先生五歲

丙戌先生六歲

丁亥先生七歲○常侍王考贈贊成公公每於鷄鳴後起寢先生亦起日以爲常凡大小傳語賓客通刺皆自當之朝報政目亦皆口誦而告達士類進退時論得失蓋無不知至暮年猶歷歷記起說與後生無所遺忘先生平生必於罷漏前睡覺每言吾自六七歲時侍寢祖考習性如此云

戊子先生八歲

己丑先生九歲在贊成公礪山任所時郡有疑訟屢易守而不能決贊成公方

開坐披閱文案先生自外至手閱彼此訟案微哂而去贊成公異而問之先生曰此易辨耳彼此俱稱世傳之物則其文券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矣紙之長短筆之工拙空參差不齊不如此者必偽蓋亦以此爲驗乎公試閱兩券則果如其言遂以此詰之僞者果服筭學夙成雖老吏能筭者每有難解處必來請問先生應之如流

庚寅先生十歲在礪山先生自幼聰明絕人贊成

中口授詩傳至朝輒成誦日以爲常竟帙皆以口授得之云○是歲市南俞先生適來衙中見先生極加稱賞許以公輔之器先生請學書傳暮三百註一聞卽曉市南益奇之

寒水齋年譜 己丑至丙申 二

辛卯 先生十歲 在礪山

壬辰 先生十歲 在礪山

癸巳 先生十歲 在礪山

甲午 先生十歲 贊成公瓜遞隨還京第

乙未 先生十歲 聘全州李氏世宗大王別子廣平大君璵之後郡守 贈領議政

重輝之女

丙申 先生十歲 生男旋歿

丁酉 先生十歲

戊戌 先生十歲 在贊成公榮川任所郡有濟民樓先生登臨賦詩一律榮

人傳誦後鏤板揭之云又有一絕曰大讀太公法長吟梁甫吟吾年未八十何事淚霑襟時孝廟有大有為之志求文武全才故有此作○在蓮堂讀書一日夕獨坐忽有聲或哭或笑自遠而近先生端坐讀書如不聞也其聲至憲外而止俄而侍者至言此堂近處本有此怪云 八月壬

申子煜生

己亥 先生十歲

庚子

顯宗大王元年先生二十歲

參館學請栗谷牛溪兩先生從

祀文廟疏同春堂宋先生請留疏

先生以南學掌議主疏事

辛丑

先生二十一歲

秋中進士初試○十二月中進士會試

先生八省圍賦題遇家稿中佳製而不用自製詩以呈出而語人曰恐忝家庭之教也

壬寅

先生二十二歲

春應進士榜

時贊成公任善山考議政公任江陵而姜夫人

及妣李夫人俱無恙先生自善山陪姜夫人往會江陵設聞喜宴

拜九菴宋先生

於堤川

九菴先生時在伯氏任所先生往江陵歷拜

十一月贊成公卒

先生自以身蒙養育之恩服除猶率禮不懈一如未除服前以寓心制之義

癸卯

先生二十三歲

參館學請兩賢從祀疏又參辨誣疏

等投疏詆誣兩賢先生以館學疏色上疏辨誣先生每入泮中一時諸名士皆推重凡有士論必就

決於十一月乙丑丁李夫人憂先生哀毀逾制以致氣血枯損兩眼

不能視物鬚髮至有變白者

甲辰

先生二十四歲

正月行李夫人權窆於廣州楮子島

乙巳

先生二十五歲

正月行禮事○拜同春堂宋先生

時同春先

生入京先生往拜之同春先生甚加期許○先生嘗語人曰吾先事春翁淡蒙眷愛 溫宮進對時亦以同春九菴兩先生并稱臣師先生蓋嘗師事同春而實在少年時故其往來請益出入始終後人無得以追 三月姜夫人卒 喪之如贊考而詳記云

丙午先生二 率館學儒生上疏申請栗牛兩先生從

祀又請留九菴先生 疏頭

丁未先生二 上疏請勿執送漂海華人於清國 時陳得會

勝等百餘人漂到濟州皆華服華語自言大明人且言 永曆皇帝方保有一方克紹 崇禎之統

牧使洪宇亮上其事時議以為若不執解清國將必貽禍 國家大臣以下舉懷懼執送之論牢不可破先生慨然曰忍將周餘之民投之必死之地所不可為此大義所關也遂與同志若而人上密疏極論其不可議政公亦陳疏留中 批旨不下是時閔文貞公維重請於朝堂願為濟州牧修葺敗船資給衣糧直自濟島還送本土或為彼人所覺而有嘖言我自當之則朝廷無患矣廟堂亦不省及議政公與先生疏出閱公 執先生手大加敬服至於涕下

戊申先生二 赴庭試 試券在高等一考官誤疑他考愕然袖券來見先生極加歎惜先生曰得失數也怡然不以為意 三月甲辰行李

寒水齋年譜 丁未至辛亥 五

夫人窆禮於清風黃江先山側

已酉先生二十九歲參館學請神德王后祔太廟疏以太

學掌議主疏事○時儒生參疏者甚多疏罷李相慶億新為銓長來問諸生中可用者先生不拘色目擇五六人列書以示李相盡用之先生之見重李相之秉公一時傳以為美談

庚戌先生三十歲

辛亥先生三十一歲五月甲寅丁議政公憂閣以直道敢言

為世所推服九菴同春兩先生亦皆淡許之見時事日乖不樂在京仕宦將決歸松楸以保晚節適

方帶春宮贊導之職而納嬪大禮在前故不敢徑退遂命先生先往治菟裘指以端陽為相會之期先生既行五月三日夕家僮來傳議政公手書乃感疾第四日書也筆畫無異平日而先生念侍藥無人一日二夜奔三百餘里至則議政公已棄世矣先生遵遺志奉喪歸葬先山仍有定居之計

七月行議政公權厝於黃江先生自是專心為己之學饋奠之暇每讀

中庸一遍終三年未嘗一日或廢先生於書無不研窮而易中庸用力最深故其講解精義多有前人所未發者常以周易膳本二冊置之案上朝夕披閱至晚年猶然

壬子先生三十二歲春撰次議政公行狀○十一月丁酉行

議政公寔禮與李夫
人同塋

癸丑先生三十三歲七月行禮事○往拜九菴先生於水原

時九菴先生以寧陵遷葬來畱水原萬義村先生往拜仍請議政公碣文九菴先生要先生來會

華冠子煜

甲寅先生三十四歲二月往拜九菴先生於清州華陽洞先生

往拜申請議政公碣文仍講繫辭啓蒙洪範內篇等書又質以論孟庸學疑義九菴先生一一領可極稱其精明自此益篤一事四月除 恭陵參奉之義往來請益殆無虛歲

不就時李相尚真乘銓訪人才於尹尚書堦以先生對李問其為人尹公曰無問也其為人非

命公輩比也及有除命追聞其語曰尹丈先執也又隔牆而居既有先容之言不可謂無嫌遂不拜蓋先生見世道日壞已無當世之念而亦見其去就之不苟矣八月 顯宗大

王昇遐赴哭班于闕下○拜九菴先生於東郊

九菴先生奔哭國恤來九月拜九菴先生於奉

恩寺同尹公以健兄弟往拜翌日陪九菴先生乘舟到西水湖

乙卯肅宗大王元年先生三十五歲正月參九菴先生伸辨疏時九菴先

生有遠竄之命先生將辨其冤草疏入京諸門生已設疏廳遂參李禱疏下往別九菴

先生謫行丘驛先生自鎮川發向德源配所過平

丙子孫養性生○三月挈家入峽時事大變先生大歸峽中始

寓先瑩下孤山村後移寓黃江村遂定居九菴先生名其所處之室曰遂菴蓋取薛文清讀書錄吾

心誠有志於學天閏五月遊島潭龜潭謁退陶書

院二弟尚明尚游子十月遊小白山仍遊北壁義

丙辰先生三十六歲十月入城參外王父都正李公壽筵而

還○十一月赴同春先生遷葬於懷德興農村文操

以祭歸路入酉峯訪尹拯與之聯枕於淨修寺仍訪白馬江臯蘭寺而還

丁巳先生三十七歲六月戊申孫定性生

戊午先生三十八歲二月撰僉正姜公行狀僉正公即姜八夫人祖考也

月癸酉哭外王父都正公喪都正公患痢彌月先生自峽來侍疾須臾

不離側時當涼秋經夜於廳事戊寅操文祭外舅

李公○十一月赴都正公葬於富平

已未先生三十九歲正月作陰陽五行圖說解集見文作太極

說示季弟尚游季公問於玄石曰太極圖說解曰物之中太極與性非二物也人物之性不能無偏全則何以曰全體各具耶玄石答曰原天命流行之始固無人物偏全之異而逮形氣拘滯之後又因物之剛柔大小而自致其理之不同所以水只有水之性火只有火之性非復原初渾然太極之全體也必欲強求太極全體於五行各具之中殆無是理也季公復質其疑玄石所答又未瑩季公以其問答質之先生先生作說而答之兼示玄石略曰語其理則無不全論其性則有偏全何者天賦之理則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矣蓋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統體一太極也萬物之中一理通貫各具一太極也雖然統而一之非集而成之也散而萬之非割而分之也凡物有形體然後方可言彼此有彼此然後方可言大小偏全是物也既無形體又無彼此雖欲言大小偏全豈可得乎然此只言理之本體也若論人物之性則又有其說蓋非氣則理無所寓非理則氣無所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成理亦賦焉性之為名於是乎立矣惟其氣質之稟有萬不齊故理寓於氣者亦不得不有萬不齊栗翁詩曰水逐方圓器空隨大小瓶儘善喻也是故飛走之性不與人同草木之性又與飛走不同由是觀之性之本體初無有不全而其所以有偏全者氣之為也氣全則性全氣偏則性偏又何疑乎栗翁之言曰人之

寒水齋年譜 已未至庚申 九

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惟此一言可謂發千古不傳之妙矣性即理也理即性也今析而二之非某之所物也聖賢已言之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朱先生曰仁義禮智猶是成之者性上面又有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善又曰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經傳所載此類甚多考之可也後九菴先生見之極稱先生說為是全說見文集

庚申先生四歲四月除 順陵參奉不就○八月入城

參外王考都正公祥事○閏八月丁酉謁忠州劔

巖書院○戊戌入華陽拜九菴先生時九菴先生蒙恩還自

長鬢先生往拜仍畱講春秋胡傳疑義

辛酉先生四十一歲八月己亥往拜九菴先生於華陽校心經釋

疑九月丙辰訖工仍陪九菴先生遊巴溪丁巳辭歸十月往拜九菴先生於

華陽有大學問目答李公世弼心經釋疑問目見文集十

一月拜九菴先生於清州墨坊為候九菴先生於華陽到墨坊九菴

先生適至仍陪行至陰城辭歸答黃公世楨論參同契書見文集

壬戌先生四十二歲正月往拜九菴先生於華陽○除義禁

寒水齋年譜 庚申至癸亥 十

府都事不就○二月往拜尤菴先生於華陽○十

二月往拜尤菴先生於驪江講退溪集疑義參校朱子大全劄疑與崔

公邦彥李公喜朝共
執程書分類之役

癸亥先生四十三歲二月往延豐與黃公世楨校同春先生年譜除尚衣主

簿不就因大臣別薦有超命五月乙卯往拜尤菴先

生於驪江六月壬申陪行到忠州南倉村戊寅拜送尤菴

先生庚辰還家八月往拜尤菴先生於華陽校劄疑陪尤菴先生賞巴

溪仙遊洞水石○先生嘗侍尤菴先生於華陽一

日坐夾室中有善相者入拜尤菴先生隔窻而聞

先生語音瞿然驚問曰此為誰也我嘗以為世間

大人唯有大監一人而已今又有大人如大監者

矣尤菴先生笑曰聞聲而知不若見面之審也遂

呼先生入坐相者曰名德年位當一如大監而但

恨末分十一月庚寅往拜尤菴先生於華陽壬辰陪向

不好耳馬十二月甲辰聞明聖王后昇遐陪尤菴先生

入文義縣庭舉哀○已酉入清風府庭成服尤菴先生

自文義奔赴國哀先生拜別于西原而歸答仲弟尚明書仲公以命不應

寒水齋年譜 癸亥至甲子 十一

為未安勸其暫出故答書論其難出之意蓋臺臣
朴泰遜曾以大臣別薦不舉巖穴之士只取京華
子弟為言故先生引嫌不
出然其意又不專在是也

甲子先生四十四歲二月哭弟尚明喪仲公眉宇秀朗風神英發才智敏給見解

超詣先生甚愛重之至是早歿五月往懷德謁崇
先生悼惜不已撰墓誌以見意

賢書院拜同春先生墓拜尤菴先生於板橋六月

辭歸○九月奉季祖母朴氏還黃江朴氏寡居無子收養仲公

仲公既歿先生養其妻子於家中又奉歸朴氏無何朴氏得奇疾先生晨夕省視盡誠救護及歿喪

祭以禮從祖墓地不吉為卜新兆移奉以十一月
朴氏合窆凡所以送終之節無復餘憾

往拜尤菴先生於砥平

乙丑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往拜尤菴先生於華陽尤菴先生

正事委書相速與季公同往二月往拜尤菴先生於華陽尤菴先生

又以校事相速即往赴之八月撰寧越六臣祠奉安祭文並撰

道從十一月答尹孝教書尹拯父宣舉曾有江都失節之累自謂慚恨自

廢從事學問為息黥補劓之計尤菴先生哀其志而嘉其新與之交其後尹鑄改註中庸慢侮聖賢

寒水齋年譜 甲子至乙丑 十二

尤菴先生斥之以斯文亂賊宣舉顯有扶鑄之意
尤菴先生又責宣舉宣舉憚其辭嚴義正自謂絕
鑄及其將死作書擬與尤菴先生力言其當與鑄
穆會精聚神共濟國事此則又在鑄倡為禮論禍
心已著之後也至癸丑拯以其書呈尤菴先生且
請其父碣文尤菴先生見其書始知其內未嘗絕
鑄而外以欺人淡不韙之其作碣文不能稱滿其
意拯屢請改而不能得淡懷怨懟且以尤菴先生
為兇黨所仇嫉恐禍及已欲自貳焉於是移書於
人淡加譏斥既又屢書往復於尤菴先生辭極悖
慢遂絕師生之義拯又以其父不死江都為十分
道理謂其父元無可悔之過未嘗以此慚悔自廢
尤菴先生於是又覺宣舉之平生慚悔云者全出
假飾益駭之時對人辨斥拯修却益肆不但相絕

而已先生始與拯為同門交頗親厚至是見其心
術不正得罪人倫遂絕之孝教即拯之切親而於
先生為姨弟也抵書先生責其輕
絕先生答以當絕之義書見文集答羅良佐書
以尹拯背師為是貽書先生顯有右
拯而侵斥尤菴之意先生答書責絕

丙寅

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尤菴先生將冠其曾孫漢源有源

從孫君錫送其從孫請賓於先生丁未往蘇堤戒

冠

先生既至尤菴先生將行主人之禮先生以師弟抗禮有不敢安固辭尤菴先生乃使其宗孫

某代

辛亥參同春先生迎謚禮於宋村○三月已

未謁遯巖書院○辛酉拜同春先生墓而歸○丙

子往拜尤菴先生於華陽尤菴先生入華陽以書相邀即往赴校劄疑仍

陪尤菴先生向俗離山游巴串仙遊洞空林寺尤菴先生以背核徑還先生遂與宋公疇錫閔公秦

重李公喜朝尹周教諸人除持平○四月丁酉還仍遊俗離山窮勝而還

家聞有除命自華陽還以不量而入必致狼上

疏辭職不許○閏四月再疏辭職遞○拜尤菴

先生於清安尤菴先生以書約會於鎮川盤灘先生即赴之拜於清安而盤灘之計遂

不諧陪還華陽尤菴先生還懷川先生隨行中路辭歸八月乙亥往拜尤菴

先生於華陽尤菴先生又以書速即赴之講朱子大全栗谷別集孟子養氣章啓蒙校

劉疑九月壬辰尤菴先生還懷川辭歸十月寒水齋成齋成尤菴先

手書扁額又作小序曰晦菴先生歷敘古聖淵源而曰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友人權致道作小

齋于清風江上讀書其中要余題其額敬以此揭之云蓋吾道相託之意已見於此矣十一

月會金公壽增黃公世楨洪公得禹於忠州德周

寺仍觀龍湫說樂齋成遠近學子稍集構成數間

三日而還寒水齋年譜 丙寅至戊辰 十四

起處為肄業藏修之所頗有勝致尤菴先生題其額曰說樂文巖鄭公誥記之

丁卯先生四十七歲三月復會黃公洪公於青龍寺修整同春先生

年譜四月往拜尤菴先生於興農講宋書分除持平類程書

上疏辭不許○八月再疏辭職遞○往拜尤菴

先生於華陽○十二月入城聞妹朴泰迪妻病危入城省之

戊辰先生四十八歲正月哭妹朴氏婦喪成服三月會葬于

龍仁葛川○四月往拜尤菴先生於華陽因尤菴先生書

招往拜與金公昌協同校劄疑仍請先誌除持平聞有旨還家上疏辭

不許○五月再疏辭職遞○六月沂江會李公喜

朝金公昌協於寒碧樓金公時為邑宰翌日偕金李兩公乘舟還聯枕於寒

水齋八月戊辰聞莊烈王后昇遐入府庭舉哀○

九月壬申成服還家○十一月除工曹正郎不就

己巳先生四十九歲正月戊子往拜尤菴先生於興農稟定劄疑

○時有甚使先生代草進孝廟御札封進之命而尤菴先生適疾御札疏前此以元子位號

事入侍諸臣皆被罪尤菴先生疏論諸臣之無他
意天怒大震連有削黜遠竄之命故疏不果

上二月丁未尤菴先生有棹棘濟州之行先生陪

往發興農○已酉宿礪山尤菴先生構劄疑序文授先生曰從今劄疑君

與仲和商量修改對曰疑處當以問目呈稟曰不須爾也吾衰甚矣雖自照管每患誤勘君二人直可相議梳洗有何疑難先生曰小處謹當如戒至於關係重大有難自斷處敢不具稟尤菴先生頷之先生曰仲和安居講論未可必然辛亥宿金溝則奈何曰同甫頗詳密可與相議也

尤菴先生問曰鑄之罪何事最大先生曰凌侮朱子最大乎尤菴先生點頭曰然人苟凌侮聖賢何事不為乎又謂先生曰諸友雖散君則不可不又偕我數日行吾有從容欲言者矣**壬子宿**

泰仁畱一日鷄鳴而起尤菴先生曰栗谷先生手蹟頗多如石顰類又有沙溪先生與白沙李

公刪定栗谷碑文時往復文字及行狀草本慎齋哀稔淡藏至末年傳授於我矣欲託與致道自我言之則如此說及實有未安者然致道其勉守之栗翁子孫設欲持去此異於他物不可與也吾初欲與朴和叔共守之今和叔如彼奈何先生曰今日小生亦安保無事在家乎若爾則將置此物於何處尤菴先生曰吾觀君之胤子上舍非等閒人物且君家溪僻係無憂也他日疇孫生還則與之共守亦不妨也又曰二程全書分類欲與君議定凡例送置淨本於華陽矣歸時可取去修正也其

見於近思錄及語類者並採朱子說葉氏註載錄
於本條之下亦好矣可商量為之又曰語類小分
在興溪架上可取去檢校又曰退溪書吾始作
疑纔到一卷致道須卒業以成吾志先生辭謝則
曰此於君無難勉旃勉旃甲寅拜別尤菴先生
邑先生回宿全

州乙卯宿礪山

聞文谷金相公壽恆謫行將至
雷待丁巳遇金公敘話而別丙

寅還家○四月辛卯聞尤菴先生有拿鞫之命

冒雨發行向海上

子煜

五月壬寅住礪山文殊寺

京報癸丑李師顏來傳島中告訣書

書曰朝聞夕死聖人明訓

而八十餘年終不得聞而死焉孤負天畀之重矣
此為媿恨於心耳又有所銜於心者一生讀朱子
大全語類其中不無可疑亦有難解處切欲抄錄
略為解說以與同志商量亦以示後來之人矣惜
乎未能成緒顧念今世以此相託者唯吾友與仲
和耳須與同甫汝九美伯其餘可與共事者協同
整理如何如何朱先生嘗以切要一言教門人曰
只取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二章為用力之地又於
易箒時授門人以直之一字曰天地之所以生萬
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已蓋孔子曰人之生
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發前聖之所未發者
浩然一章而亦以直之一字為養之之要朱子又
以大英雄必從戰兢臨履做出聖人傳授心法斷
可知矣日前非不講之熟矣而行之不力未免為

寒水齋年譜

己巳

十七

常人慚悔何及此足以為戒故敢以奉告自餘千萬努力不得面訣之恨彼此何殊德甚不能自書略此口呼又有別紙曰顯廟朝湖西一士人上疏請立萬曆皇帝廟其時異論之人托言天子之尊不可祀於偏邦又其祭儀不亦難乎云余知其時議之終不可行只言此言出於此時其人可尚此則不可無嘉尚之典又不肯從心常慨然矣其後華陽石龕既刻崇禎皇帝御筆又刻於片石藏之煥章菴而又有文谷哀詞此為之兆矣常欲建一祠宇于煥章菴之後左以牌子書萬曆神宗皇帝崇禎毅宗皇帝春秋依武夷神禮祀以乾魚酒則用書室基田所出務其精潔唯祝辭不可不盛其稱頌也此事經營於心者久矣未果而至於此恨孰大焉其以天子之尊不可祀於偏

邦者此實無識之言也唐時有楚昭王廟而遺民私薦之故韓退之詩云猶有國人戀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南軒嘗於所守州立虞帝祠而祭之朱先生有表章文字此非可據之典乎文谷詩亦使可賡之人賡之聯為大編藏之菴中亦一事也非禮不動四字老峯奉來者也片石所刻李擇之摹出者也此事當與金閔李諸人議而成之則善矣此事事力極簡不難成矣雖有非之者既有朱子南軒故事何必自沮也始欲配以為大罪不敢生之意矣年祭官忠顯宋公子孫在本州此可任之而其餘洪下諸君亦可也曾謀二程書寫役也吾友斷置某按使此義甚精矣斯役也尤不可不審也神宗皇帝主於威德加於壬辰東人受賜

寒水齋年譜

巳巳

十八

毅宗皇帝主於國
六月丁卯聞尤菴先生還渡海

即發向南路宿參辛未拜尤菴先生於長城邑內

押來禁府郎防禁甚嚴昏
黑後始得入拜鷄鳴而出
壬申陪尤菴先生發行

到川原驛聞有後命逢禁府郎路文自西來知

癸酉初八尤菴先生受命于井邑先生遵遺命

治喪是日防禁稍寬先生與金萬峻同入拜尤菴

手教曰余嘗以朝聞夕死為冀今年踰八十終於
無所聞而死是吾恨也此時生不如死吾則含笑

入地矣此後唯恃致道先生問後事當用何禮答
曰用喪禮備要然大要以家禮為主而其未備者
以備要參用又問先生此時異於平日公服用之
否尤菴先生掉頭曰吾平日雖或造朝每借他人
之公服未嘗有自製之事矣又曰當用淡衣而其
次用何服答曰朱子致仕間居著上衣下裳之服
故吾嘗倣此制製置矣問於家人而覓用其次用
何服乎答曰欄衫是皇明太祖時所崇服者用
此可也又曰學問當主朱子事業則以孝廟所
欲為之志為主我國國小力弱縱不能有所為常
以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諸胸中同志之士
傳守勿失可也又曰朱子學問致知存養實踐擴
充而敬則通貫始終勉齋所作行狀詳矣又曰天
地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已矣

孔孟以來相傳唯是一直字又曰昔人於復昭
陵何不先以復貞陵為請也吾之立朝所為者
唯此復貞陵一事庶可有辭矣仍指權以鎮而
言曰聞此兒之言夢兆真是奇事先生曰其夢曾
已聞知矣蓋貞陵追復議發時陵傍老人夢一
婦人來言我賴一大人伸救將入太廟然我則
不能救其人之禍可為痛恨云矣九菴先生又曰
太祖追諡若在常時吾豈必以此為先只以今
日尊周之義晦塞幾乎無人知此故吾於此惓惓
矣朴和叔之意不免有異同此友真不易得而偶
於此事如此矣言未畢禁吏輩至先生退出丙子
是日九菴先生受命先生一依遺命治喪

成服行加麻碁制

金公萬峻疑所服先生曰昔沙溪先生之喪同春先生議所服

於九菴先生先生曰沙溪先生平日視吾輩豈有
逾於仲文乎仲文既服碁吾輩之服當如仲文今
日吾輩服制當準此例與敘九同矣仲文即沙溪
先生孫滄洲公益熙字敘九即九菴先生孫校理
公疇錫字也

丁丑隨喪行發井邑庚辰到興農舊舍視

成殯○癸巳還家○七月辛丑發行向懷德歷路

告同春先生墓甲辰到興農哭九菴先生靈筵○戊申往

水原萬義看權厝處○辛亥撰文哭奠○壬子會

葬季公及煜皆從癸丑返虞興農辭靈筵歸歷省妹朴氏

甲寅到宮村

先生婦弟李相國濡時在宮村

乙卯往別老峯閔相

公重謫行於平丘訪谷雲金公壽增拜清陰金先生

墓哭文谷金相公靈筵

李公喜朝來會一宿而歸

丙辰拜蠡川

外家先山○已未還家○十一月往浴延豐溫泉

庚午先生五十一歲

六月往懷德參允菴先生練事○十月

丙申往驪江弔睡村李相公奮戊戌往砥平哭喪

齋李相公

端夏喪仍看澤風堂舊迹

己亥還到驪江拜驪陽

府院君閔公墓○甲辰還家○十一月迎哭退憂

堂金相公

壽興

喪行於丹陽

金公喪自謫所過丹陽

答閔公鎮

遠經義問目

時閔公廢居讀書留意經學有疑有得輒具錄以質於先生有論語小學

大學問答載文集

辛未先生五十一歲四月哭子婦金氏喪○六月往參允菴

先生祥事○閏七月權窆子婦喪○八月詣靖節

書院參平陽朴先生

彭年

奉安祭○辛亥拜同春先

生墓○操文祭宋公炳遠墓同春之孫九月入華陽撫覽

陳迹感慟久之歸路由陽山觀夜游巖諸勝訪鄭公浩於延豐文巖

壬申先生五十二歲三月壬子移葬子婦於槐谷○與宋公

疇錫往游龜潭○迎哭李公選喪行於延豐李公喪自

謫所過延豐與宋公疇錫迎哭有告文十二月往哭懷德宋公疇錫

鎮川閔公泰重喪俱有祭文

癸酉先生五十三歲正月尹公堦歿於謫所訃至設位哭之

○二月迎哭尹公喪行於天安隨喪行到歷拜九

菴先生墓○四月赴閔公鎮夏遷葬於堤川

甲戌先生五十四歲正月甲辰往哭內舅判書李公之喪於

富平○拜外王考都正公墓○丁未往拜安山宗

家祠堂仍省職串先塋○丙辰還家○五月往參

九菴先生 賜祭於蘇堤○壬子代草宋公墓泰

疏宋公將封進御札及丁巳還家○六月答農

巖金公書金公時承除命以其出處書問之答

朴玄石書論栗谷別集事栗谷別集所輯錄門人語錄後人記述者多訛

并又有混錄他人文字者朴公修之不為刪正先生深以為未安因其來示論之除司憲

府掌令上疏辭 不許○七月再疏辭職○九月

遣孫定性操文祭老峯閔公遷葬○十一月除成

均館司業○十二月上疏辭職 不許

乙亥先生五十五歲正月再疏辭職 不許見阻方伯二月直呈政院

除掌令上疏辭 不許○三月再疏辭職○兼侍

講院進善○四月有 召命上疏辭再疏辭職

不許○十一月三疏辭職 不許

丙子先生五十六歲二月往參樓巖書院享事○六月有別

諭 召命上疏辭除宗簿寺正不就○七月除執

義上疏辭○九月禮郎承命來問 王世子 永

昭殿展謁時嬪宮同謁當否辭不對○禮郎承

寒水齋年譜 乙亥至丙子 二三

其後元遊戰治
執義殿中尚有

命夏來問又不對○壬申往樓巖奉安尤菴先生

眞像於院祠與鄭公浩宋公相琦同宿十月禮郎承命來問

中宮殿嬪宮展謁宗廟當否獻議先生前承問議以身

在田野仰論邦禮爲僭猥不敢對自上屢問不

已一向不對又有所不敢且以君大夫就問則對

古義可據故至是丙午聞尤菴先生改葬往萬義

始獻議議見文集○癸丑操文祭尤菴先生○十一月乙卯參尤菴

先生緬禮而還○撰尤菴先生畫像贊

丁丑先生五十七歲四月間行尤菴先生延謚禮向懷德行

到清州而還到墨坊宿李公秀彥家聞謚禮退定還五月除執義上

疏辭不許○八月往參樓巖書院享事○九月

再疏辭職遞○十月往懷德參尤菴先生延謚禮

戊寅先生五十八歲六月會李公喜朝閔公鎮遠於宗堂寺

閔公以本道監九月別諭召之上疏辭諭曰噫

賑御史適來會批屢悉予意而誠禮未至莫回遐心缺然慚靦無

以爲懷當此艱虞溢目之日在山林高蹈之士尚

寒水齋年譜 丁丑至戊寅 二四

且彈冠而起况爾世祿之臣負士林之望者乎其在同休戚之義決不可一向邁邁也明矣爾其須體此意幡然登道補予不逮輔翼春宮除執義上疏辭不許○十

月特旨除通政大夫戶曹參議上疏辭不許

○禮郎承命來問魯山君慎妃復位當否

獻議時前縣監申奎上疏請復魯陵及慎妃位號上下其章今百官獻議又問在外儒

臣領府事南九萬以一邊人宗主力沮其議朝議多惑之先生獻議以魯陵可復慎妃則不可

復上率用先生議追復魯陵上廟號端宗而慎妃則不復蓋國家此舉實基億萬斯年

之休而先生此議當與尤菴先生復貞十一月

陵之議同有辭於天下後世矣議見文集

禮郎承命來問端宗大王及王妃神主直躋

永寧殿當否獻議議見文集

已卯先生五十九歲正月再疏辭職不許二月五月連疏

辭職不許至八月五疏辭職遞○九月遣掖

庭人存問賜食物○庚申為奉高祖考祧主往驪

江○十月奉祧主還家○有召命上疏辭仍謝

食物之賜

庚辰先生六歲

七月除吏曹參議上疏辭 不許○洪

公得禹計至設位哭加麻○兼侍講院贊善成均

館祭酒上疏辭 不許○九月間同春先生遷葬

往公州緬禮退定 向懷德

十月甲戌謁興農亢菴先生影

堂○乙亥赴同春先生緬禮寫銘 旌

謁黔潭書院院 享

同春先生丁丑謁華陽書院○已卯還家○三疏辭職

不許○禮郎承 命來問啓聖廟營建當否病

不對○十一月禮郎夏來問獻議議見 文集○十二月

四疏辭職 不許

辛巳先生六十一歲正月五疏辭職 不許○禮郎承 命

來問啓聖廟位版書題及祝幣籩豆樂佾等事獻

議議見 文集○三月呈狀辭職 下諭許遞仍趣 召

○李公光夏谷雲金公計至設位哭加麻○五月

撰李公光夏哀辭使子煜替告○六月禮郎承

命來問文元公金長生文廟從祀當否獻議議見文集

七月除贊善祭酒○八月上疏辭職 不許○丙

子聞 仁顯王后昇遐舉哀於說樂書齋以病不得入府

庭辛巳成服於書齋○九月以病不得奔哭上疏

待罪○禮郎承 命來問 國葬前私家練祥許

行當否獻議議見文集十二月乙丑到陰竹上疏待罪

趁因山向京到陰竹病不得進上疏待罪仍辭職丁卯入縣庭行望哭禮

○戊辰入縣庭行下 玄宮望哭禮○己巳還家

壬午先生六十二歲二月往參樓巖書院享事與諸生講玉山講義三

月壬辰向華陽宿丈巖鄭公濬家癸巳與鄭公同發行乙未謁華陽

書院歸路宿文山李公箕洪家丁酉還家○庚戌

往謁樓巖書院與鄭公聯枕仍會諸生講經義數日而還四月往謁丹

巖書院畱數日校同除吏曹參議上疏辭 不許

○五月再疏辭職不許○六月丁卯 仁顯王

后練日八府庭望哭○呈狀辭職遞○閏六月館

學儒生魚有龜等上疏請 召七月 遣史官別

諭召之諭曰噫士生斯世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自非果於忘世者豈不思所以展布其所

蘊耶予之前後敦召非不勤摯而固守東岡之陂不肯幡然而起實由於緇衣之誠不承權輿之致缺然慙恧何嘗小弛于中也矧今災沴頻仍國勢岌業寤寐思賢此時尤切噫啓沃寡躬輔翼春宮任大責重則微今日養德林泉夙負重望者果誰當之乎須體如渴之志亟回若澆之心責然造朝

勉副至望○書啓見文集上疏待罪○史官復 命後復遣

史官別諭召之○遣史官宣疏 批○八月乙未

仁顯王后祥日八府庭望哭

癸未先生六十三歲六月因李廈成疏誣尤菴先生上疏辨

誣仍斥朴世堂毀經誣賢之罪疏見文集時朴世堂作四書思辨錄

盡易朱子章句集註又撰李相景奭碑文詆毀尤菴先生館學儒生洪啓迪等上疏辨斥世堂毀經誣賢之罪仍及李相撰三田碑媚虜受餉得罪名義之事李相之孫廈成稱以爲先訟冤疏誣尤菴

先生先生疏辨之批曰大老之被誣實是斯文之變言念世道曷勝憂歎爾其體予思想之意亟回遐心幡然就途以補不逮特旨拜嘉善大夫戶曹參判辨誣

批下之日命七月上疏辭職不許○禮郎承命

來問 仁顯王后再期日 春宮服色即言當否

獻議議見文集八月禮郎承命來諭思辨錄辨破事

上令儒臣著說辨破思辨錄以獻季公方在玉堂任其事往復稟質於先生著為成書上又欲先生論著使禮官傳諭先生以儒臣論辨明白詳悉既已成書今不可越俎冒當為對書答見文集

再疏辭職 不許○禮郎復來諭思辨錄事對如

初○十二月三疏辭職

甲申先生六十四歲正月 遣史官傳批批曰予之敦召

有所未孚禮有所未至固守東岡之志杳無造朝之期缺然之懷曷勝云諭卿其體寡昧思想之愈切念曾筮輔益之是急安心勿辭責然來思用副虛行之望華陽洞萬東祠成

丁未行 神宗 毅宗兩皇帝享事先生自承尤菴先生遺託

竭誠經營至是以廈屋之制建祠於華陽洞尤菴先生書室之少南距毅皇御筆所刻石龕下一

喚地取尤菴先生遺意名其祠曰萬東先生自製
兩皇帝祭文躬將享事薦以四籩四豆用大牢
獻三爵紙榜祭之祭畢焚之以為定式又別有祝
文每祭用之亦先生所製也 大明之公在於甲
申三月而祠成適在於周甲之年亦異事也始定
以春秋孟月初丁祭之後以 大報壇享禮在三
月先行私薦為未安改行於季月尤菴先生影幘
舊奉祠下書室及祠成先生操文告其由每 皇
祀畢以一體君臣祭祀同 答左相李公畬書 先生
之義薦一籩一豆於影幘 兩皇帝之意微達于 上前矣
鄭公浩以祠祀 神宗皇帝建廟 下教於筵席
至是 上欲為 神皇恩德而無地報
曰我國之得有今日莫非 神皇建廟之
酬予心感慨先正臣宋時烈曾有 神皇建廟之

意而欲以斥和三臣從享廟庭此事何如左相李
公畬判書閔公鎮厚具對以宋時烈曾有志未就
付託權尚夏尚夏遵其志建 廟以紙榜享祀之
事 上遂令李公以朝家建 廟之意問于先生
李公以書問先生答書略曰 睿志卓然高出百
王若不能贊成則我 聖上尊周之意無以著明
於天下後世而羣下亦不得辭其責矣又曰若以
彼國之致詰為慮則我國受恩 皇明天下所共
知追念舊德略舉報祀人情天理之所不已何害
於彼而詰責也若以下國之祀天子為僭猥則祀
宋祀夏殷未聞有僭猥之譏此足為明證又若謂
祀宋以夏殷之後承祀則亦有說焉君臣父子一
也今無子孫以舊臣祀舊君何所不可哉李公以
此上達 上意遂決 命有司建 廟於禁苑廷

議多以爲不便遂定以築壇報祀今大報壇是也二月遣史官問神宗

皇帝建廟當否獻議議見文集三月拜司憲府大司憲

上疏辭不許○答季公書萬東祠成欲以允菴配食而有所不敢以

埃百世閔公鎮厚聞其議以爲未安又當大報壇親祭以陪臣充差亞終獻官閔公又以陪臣獻

爵爲未安問難於季公季公以其所難質之於先生先生答之書見文集五月再疏辭

職不許批曰風憲之長不宜久曠當初朝令未及聞知則今茲引嫌無乃太過目今旱

災非常危厲熏心其在世祿休戚之義決不可固守東岡之志以孤至意毋執撓謙賁然來思補予

不遠七月三疏辭職不許○已未陪允菴先生真

像奉安于樓巖院祠○呈狀辭職遞○八月往參

樓巖書院享事○十一月禮郎承命來問大

報壇樂節書啓見文集

乙酉先生六十五歲二月拜大司憲上疏辭不許○四月

移拜吏曹參判上疏辭不許○閏四月遞拜大

司憲上疏辭不許○十月再疏辭職遞

丙戌先生六歲二月拜大司憲上疏辭 不許○五月

再疏辭職遞○九月八華陽參 萬東祠及書院

享事 尤菴先生書院舊在華陽洞外至是移建於萬東祠傍移奉影幀每祠享畢行院享

丁亥先生六歲二月書松江鄭公澈墓表陰記○九月

遣掖庭人問疾 賜食物上疏陳謝○十一月

拜大司憲上疏辭 不許

戊子先生六歲二月再疏辭職 遣史官諭 批不許

○閏二月拜吏曹參判上疏辭 不許○五月農

巖金公計至望哭于說樂齋加麻遣從子燮操文祭之六月

再疏辭職 不許○九月往參 萬東祠享事○

十二月直齋李公箕計至哭之加麻遣孫養性操文祭之

己丑先生六歲二月拜大司憲上疏辭 不許○三月

再疏辭職 遣史官宣疏 批不許○六月三疏

辭職 不許○九月往參 萬東祠享事與諸生行鄉飲

酒禮十月四疏辭職遞

庚寅先生七十歲三月上疏辭贊善祭酒遣史官諭

批不許○四月遣史官別諭召之上疏待罪又

遣史官傳批七月再疏辭職不許○拜大

司憲上疏辭兼辭衣食食物之賜仍辨擊錚人

朴弼基誣辱尤菴同春兩先生事遣史官諭

批批曰風憲之任不可久曠朴弼基之誣辱儒賢極可駭異故已有定配之命矣此等悖慢之說

何足掛齒至於衣食食物寔出惠養之意閣七月

再疏辭職不許○十一月三疏辭職遞○撰尤

菴先生墓表尤菴先生臨命時教以墓道勿建豐碑使先生略記短表至是撰成

辛卯先生七十一歲三月往參萬東祠享事○答門人李

東論人物之性及氣質之性書曰粟谷先生曰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

之局也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所謂理通者何謂也正以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所謂氣局者何謂也正以人與物所得之性

不無偏全之異也唯人也稟五行秀氣之全故盡

寒水齋年譜 庚寅至辛卯 三三

得五常之全德物則僅得其形氣之一偏故不能
有以通貫乎全體此在中庸或問極分曉孟子生
之謂性章註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
哉亦此意也又曰頃年高明問曰未發時亦有善
惡乎愚答曰五性感動之後善惡分矣未發之時
寧有善惡之可言者乎高明笑曰果然矣未發時
有善惡云云是德昭之見也愚以為如此則德昭
誤矣其後德昭之來叩其所見儘不然矣其意蓋
謂有生之初便有氣質之性清濁粹駁有萬不齊
其本領之美惡如此故為發後淑慝之種子非謂
未接物時惡念常存於心也此說
不無所見愚嘗印可之矣云云

○五月辛卯夫人李氏卒○上疏辭職 不許○

四月拜大司憲

遣門人韓德全操文祭成君晚徵

成君受業於先生之門以別薦

屢除官不就隱居講學志行敦潔至是歿先生甚悼惜之

七月甲寅葬夫人於

忠州北村開天洞東谷

上聚癸坐丁向之原

九月再疏辭職

不許○十二月三疏辭職遞○作四端七情理

氣互發辨

全說見文集其論中庸序文形氣二字曰人心生於形氣之氣指耳目口鼻而

言也氣發之氣指心而言也字雖同所指絕異而從古諸賢每曰人心道心既如此說則四端七情獨不可如此說乎無乃偶失照勘而云然耶按此形氣字本只指耳目口體而言非并指此心發

寒水齋年譜

辛卯

三四

用之氣也而自來讀者皆認此形氣之氣為氣發之氣故理氣互發心性二歧之論因此而起至先生始有此辨以明朱子本指則栗谷先生生氣發理乘一道之論於是益明矣
辨農巖金
公知覺說金公論知覺以為當作心之用而不當嘗以此來辨故先生亦未之淡辨矣金公既歿文集刊行先生始得見其全說其說大略以為知覺氣之靈智則性之貞安得以氣之靈為性之用乎又以為知覺專一心之用智則居五性之一安可以專一心之用者偏屬之居五性之一者乎云云先生每為學者辨之蓋以為知覺之為智之用者非以知覺之氣為智之用也乃以其智之理發見於知覺上者為智之用也是豈以氣為性之用者

乎且智在性中亦包五性以專一心之知覺屬之於包五性之智有何偏全不相當之患乎農巖之見大知覺而小觀性者其說易偏而判心性為二用其失亦不少云又答門人書曰心譬則鏡也智是鏡之所以明也知覺是鏡之照也辨是非是鏡之別妍媸也今以心之用智之用分看似未精

壬辰先生七歲**正月**特旨拜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

○二月上疏辭不許○三月移拜吏曹判書上

疏辭不許○四月再疏辭職不許○三疏辭

職○五月遣史官傳批批曰前後之批已悉虛行之意而誠禮有

寒水齋年譜 辛卯至壬辰 三五

所未至莫回遐心缺然且慚無以為喻此時天官
之長微卿莫可此予所以專之於卿而必欲召致
者也卿以世祿之臣本非高蹈之士當此災旱孔
酷夙夜焦憂之日其不可棄我邁邁亦明矣卿其
體寡昧之至意念職務之久曠母
執焉謙即日就道用副士林之望
四疏辭職不
許○六月五疏辭職遣史官傳批敦勉宜出
至懇而卿胡不諒焉謙至此耶况予平日不識卿
面一見之心每切于中以卿愛君之忱亦豈不係
戀楓宸乎至意終不可孤都政不宜遷就
卿其亟回遐心幡然來思用副虛行之望六疏辭
職不許○八月七疏辭職遞○九月往參萬

東祠享事○拜大司憲○十月上疏辭職不許

癸巳先生七十三歲正月再疏辭職○遣掖庭人宣醞上疏

陳謝○遣史官宣再疏批○三月遣人操文祭

宋君一源宋君允菴先生嫡曾孫有學行三疏辭職仍謝廷中

別諭先是畫講先生弟尚游以副提學八侍講罷上謂尚游曰大司憲前後敦召非止一二

而遐心莫回迄未有造朝之期缺然之懷何可勝
言卽今國事艱虞如此儒賢造朝出入經筵則裨
益必多大司憲以世祿之臣非潔身高蹈之比而
平生不識其面誠可鬱也卿須以予至意傳諭于

大司憲使之必為上來尚游對曰今日聖教至此不勝感泣然臣於平日臣兄之意槩有聞知者矣前後恩命之下終不敢趨承者有二焉臣兄每以為吾以世祿之臣本非隱逸者比亦未嘗以學術自處而早嬰疾病久處鄉曲朝廷意其有學問之工屢加旌招輾轉至於崇高之秩今若感激罷眷出而膺命則實有因退媒進之嫌此其不敢進者一也年今七十有餘精神筋力消殆盡疾病沉綴亦無餘地雖從前在京仕宦之人正宜告老謝事之不暇况以草野癯老之身豈可以恩禮之曠絕而冒沒趨朝此其不敢進者二也臣以下教之意當即報知臣兄而臣兄平日所執則如此矣上曰上款所執則出於過自撝謙而款所執亦有不然而者當此多艱之日雖在京

從官之人固不可以年至許其休致况儒賢上來則不以筋力責之者乎今雖以都憲召之而既來之後必不以職事縻之上來之前決無勉副之理矣士生斯世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若幡然上來出八經筵裨益必多矣且予尚不得一面寧不沓沓體予此意斯速上來之意卿其詳細傳諭焉侍讀官李澤曰伏聞權尚游處下教實出聖上側席之盛心尚游固當以聖教通報於私書中而若自政院別諭敦召則尤好矣知事閔鎮厚曰尚游從官在京勢將以私書傳通此與親自下鄉面諭聖旨有異故李澤所達如是而但念別論是例常事今此親教於尚游實是異數矣上曰姑先以此親教於副學使之傳通實是優異之意也姑先以私書傳致面諭之意待其辭疏當更有

寒水齋年譜

癸巳

三七

敦召之舉矣時上意眷注日深徵召頻煩而
筵中下教又出尋常必欲延致乃已先生執友如
李公喜朝鄭公浩皆勸之一出或謂其可出而擔
當或謂其可一謝恩命先生確守初志不為之
變蓋先生學問一宗考亭事業以孝廟所欲為
之志為主以是自樹於平生而又受託於尤菴故
常以北窻清風義皇上人八字書之壁上以自比
於靖節章疏不書偽清年號其出處隱顯雖若與
尤菴不同其道則一也尤菴遇孝廟奮發大志
將大有為則出膺明命密贊大計先生當春秋
之義漸晦薪膽之計日忘則肥遯丘壑抗志蹈海
所謂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者而其扶綱常明大
義者未嘗以出與處而有間也至是上眷雖隆
朝廷之上寂不聞修攘之計則以先生平日自靖

之確然者其可容易出脚乎且師門之禍千古至
慟而甲戌夏化雖有復官之命前後誣讎未盡
昭雪拯黨久執朝議陰為自全之策名義日喪而
尤菴之道益無以少展則先生又豈有當世之志
哉然先生未嘗以此語人故先遣史官諭批批
生出處大致人未有知之者
頃於筵中特召副學至前諭至意而傳諸卿者庶
冀卿之體諒賁然來思矣省卿之疏大失所望是
何情志之不孚一至於此哉愕然且慚不知所以
為諭噫士生斯世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矧卿以
世祿之臣負士林之望自有休戚之義而非果
於忘世者當此極艱屯之會予豈捨卿卿豈可棄
予忽視乎其不空固守東岡之志決矣卿其體寡
昧必見乃已之誠毋執搗謙安心造朝出入筵席

寒水齋年譜

癸巳

三八

補予不逮四月四疏辭職不許○五月禮郎承命

來問妾孫為其祖母代服三年當否及申女秦英

事獻議議見文集閏五月呈狀辭遞○八月拜大司憲

○九月上疏辭職不許○十一月序家禮源流

家禮源流市南俞先生所編輯也蓋俞先生謫居林川時編輯是書始名集解其後蒙放移居錦山窮其中本門人尹拯父宣舉所居不遠故亦嘗參助其役俞先生後以其書託拯使之修潤甲辰臨歿時又以書申囑俞先生既歿四十餘年拯不肯以修潤之本還其子孫俞先生之孫相基心疑之

屢請刊行而拯又遷延推托終不許是年相臣李頤命陳白筵中令湖南道臣刊行拯不得已始出其修潤之本授相基已而悔之旋即推去乃曰是書吾父之所共編不當專作市南書拯之子行教直曰吾家書相基屢書爭之不能得終至於相絕遂以其家藏本八梓而請序於先生先生既序之又書其後曰在昔先生編輯是書時與遠近朋儕商訂甚廣而後來美村所住稍邇則間不無參助之端矣洎晚歲屬之於門人尹拯使之修潤完役實如晦翁之於儀禮通解至其易箒時貽書申勉尤切而今尹乃曰不記師教之有無變作別般語言此豈先生惓惓屬託之意嗚呼禮者所以正人心淑風教者而今乃於父事之地用此蘇張之手段將焉用彼禮哉以先生之明鑑初不料其如

此知人其亦難矣邗七之狼禮郎承命來問君

狽是本來伎倆何足責哉喪服制斬衰三年當否獻議議見文集十二月己亥聞

上候違豫設議藥廳發向京城○辛丑到驪州

以病不得進上疏待罪

甲午先生七十四歲正月庚戌聞上候稍安還自驪江○

甲子聞上候添重發西行畱忠州邑村○丙寅

移住樓巖書院○庚午聞上候復安還家上疏

待罪○二月遣史官宣疏批優批五月上

疏辭職仍待罪優批許遞○九月別諭召之

上疏待罪○十月拜大司憲○十一月上疏辭職

不許

乙未先生七十五歲二月再疏辭職遣史官諭批批曰

疏批已諭予意而卿胡不諒祈免至此耶益用愕然無以為諭私誅異於公家文字則其所云云少無損益於先正卿何可以此為難進之端哉須勿

攜謙幡然造朝母孤至望時崔錫鼎代撰館儒祭

寒水齋年譜

甲午至乙未

四十

尹拯文誣毀尤菴先生先生引尹和靖聞毀程氏
辭不赴召之事為難進之一端故 批旨如此

朱子大全劄疑修校畢尤菴先生以朱子全書實
義理府庫也欲求先生之

心捨是不可也自少讀之至老不廢蓋用平生之
功也以為微辭與義往往有難解處非初學所可
幾及晚歲遂下疏釋之工名之曰劄疑欲以發明
精蘊嘉惠後學而多與先生商確草定然其工夫
浩大未及完畢而有耽羅之行遂以其書託之先
生使之修潤成書又囑其與農巖金公共事先生
既受其託不住修校而金公以問目來質先生集
長去短務得其當及金公歿先生獨任其工至是
始畢因筵臣建白 三月 遣掖庭人存問 賜食
令芸館刊行

物上疏陳謝兼辭本職 不許○九月 遣史官

別諭召之書啓見 四疏辭職○十月 遣史官傳

諭批曰前月別諭亶出心腹謂卿體諒遐心可回
矣及見書啓大違所望自媿誠淺無以為諭噫
當此世道如水益下國勢無一可恃之日挽回扶
持之責捨卿儒林重望而伊誰乎是予所以益篤
誠意一召再召而不止者也况予不識卿面寤寐
思想切欲一見以卿平日愛君之忱念及于此不
待批旨之縷縷而必幡然而起矣噫所貴乎君臣
之間者以其情志之流通今予此言發於至誠誠
之所存終必有感不可不出而應命也決矣夏遣
史官申誥至意卿其母執搗謙卽日就途用副予

寒水齋年譜 乙未 四一

如渴十一月因副提學鄭公濬罷職上疏待罪仍

陳尹拯前後背師之罪鄭公作家禮源流跋文淡斥尹拯背師竊書之罪

上見之特罷鄭公職湖南儒柳奎等乘時投疏舉

先生所撰源流序後文及尤菴先生墓表中語侵

詆先生批旨有序後文不作可也之教太學

生尹志述批先生遂陳疏請罪且陳源流曲折及尹拯背

師顛末疏略曰臣自幼時出八故文忠公俞棨之

門習聞家禮源流是其謫居林川時所編矣近又

聞故進善鄭養家有棨所編家禮集解五冊臣取

而見之是實源流初本也養之印章宛然必是當

初所臆出者未知改名源流在於何時也棨蒙放

後移居錦山與贈參議尹宣舉對門而住中本

之寫實在其時矣舊人今無存者宣舉參助之多

少後生安得而知之其後棨蒙恩入朝則公務

鞅掌無暇修潤屬於門人尹拯使之完役前後書

俱在棨文集可考而知也所謂中本久在拯所宣

舉之復助斯役固也然嘗見宣舉與故參判李廷

夔兩書皆以俞氏為主是故其撰棨行狀備述棨

元初編輯之實讚歎不已今日之可信孰過於此

而為其子孫者乃欲攬作自家物其於先志一何

寒水齋年譜

乙未

四二

曰朱子書餘人不與焉此等事拯豈不知而其言如彼是誠何心拯之祭祭文曰先生子姪視拯拯以父兄事先生恩義之篤於此可見而生前受其屬託死後相背至此臣所謂蘇張之手段者此也拯於四十年父事之師誣毀斥絕視若讎人而今於祭又復如此此豈天理人情之所可忍乎臣所謂稱七之狼狽者此也嗚呼君臣師生以義合者也然禮經論其生事死葬之禮而與天屬之父子一例而并稱蓋以此生人之大倫而一或偏廢則人不為人也臣竊念拯之所為一則背師二則背師而人心晦塞不以為異事一之義幾乎湮滅臣為是之懼敢於序後之文略有所論辨矣今浩以侵侮儒賢首被罪罰臣以拯親舊見其不是而絕之已久今此辨斥之語不但侵侮而已則論其辜

犯實浮於浩矣臣又聞柳奎為名者投進一疏并及臣師墓文之事而侵辱臣身不遺餘力臣又不勝駭怕焉蓋臣師得禍既由於鑄黨之復起而拯之騫騰又在其時臣師未死之前屢以此形於文字之間矣今於墓文之作顧安得不據此以為說乎雖然聖上既以奎為為先正伸辨嘉納其言則臣之侵斥儒賢之罪又加一節云丙申正月疏批乃下批曰卿因鄭浩事至於陳章埃譴予以為過矣第卿疏有曰一則背師二則背師夫以先正之道德而寧有是哉卿宜平心以思也安心勿辭亦勿待罪上來行公正言趙尚健上疏切諫批旨之未安特命罷黜至於遠配作詩哭崔君徵厚徵厚受業於先生之門篤志力行先生甚重之年四十一而公

丙申

先生七十六歲

三月因鳳輝鄭棻劄誣罷職

自源流序

徒之睚眦日甚必欲甘心於先生而去歲疏批

又見上有不悅之意乘機誣無復忌憚賊臣

真儒之疏尤絕悖而又於廷中讒構益深自

上有序後文自內燒火之教四學儒生尹得和

太學生金純行等上疏辨誣皆不納於是鳳輝棻

劄請罷職依允拯門徒崔錫文等又舉其師辛

酉擬書投疏詆誣尤菴以及先生不納七月特命

上優批判府事李畬上劄論之不納七月特命

敘拜大司憲兼贊善祭酒遣史官別諭召之月

已未傳曰辛酉擬書及先正臣宋時烈所撰尹

宣舉墓文并書八癸亥下備忘記曰今茲擬書

詳加披覽書中辭語果多操切向來李判府事劄

論是矣不可歸之於全然無過之地則無怪乎多

士之伸辨也遂命特敘先生仍傳曰家禮源

流序後文之付火今覺其過矣首卷下本院依前

印入賊臣命尹等稱以泮儒投疏伸拯傳曰昔

年下教是在擬書墓文未見之前今日處分是在

擬書墓文既見之後予心一悟是非自明雖謂之

有辭後世可也父師輕重之說今不當更提而序

跋之還印亦其次第事耳乃者吳命尹等身居首

寒水齋年譜

丙申

四四

史官別諭召之諭曰頃當源流刊進之日予未詳曲折驟看序文而疑之未免處分太遽恩禮衰薄溪用慚歎無以為諭今者昨非已覺而官職如初士林之拂鬱可以少慰矣茲遣史官諭予至意至誠而粹有譴罷之舉者不但為羣小所欺誣蓋於拯之背師情狀有未盡燭者故驟見先生序文及疏語疑其偏係而未免恩禮之遽衰及見墓文擬書則墓文元無詆辱之語而擬書構捏固極實非師生間所忍為者始覺拯心術之絕悖處義之無據而深悔前日之處分即命敘復先生夏刊序文又追削拯官爵遣承宣致祭於華陽書院親書院額賜之三十年斯文未定之是非於是而大定矣特旨拜崇政大夫

議政府左贊成上疏辭○八月遣史官諭批

丁酉先生七十七歲三月大駕將幸溫泉弘文館陳劄四

學儒生沈鳳威等上疏請駕次行宮後召致先

生載與俱歸○戊午聞大駕幸溫泉發向行

宮○庚申病留槐山上疏待罪○甲子遣史官

別諭召之諭曰予之敦召卿凡幾遭矣只緣予誠未孚禮未盡漠然無造朝之期曷勝媿

恧昨午別諭之後切欲更加勉諭期回遐心而適會予病添加呻吟吟度日有志未果益用缺然矣一

寒水齋年譜 丙申至丁酉 四五

自浴溫初定以為卿之德容可見予之必致之心
可遂心自欣幸屈指企待今予來此思想深切特
遣史官諭予至意卿須體諒安心偕乙丑遣史
來用副予虛行之望○書啓見文集
官諭 批批曰昨於史官之行纔悉勤懇之意矣
勿以疾病為辭亦勿待罪母丙寅再疏乞免職名
執搗謙安心上來勉副至望
○己巳遣史官敦諭仍有偕來之命論曰昨日
宣出心腹謂卿體諒進詣行在矣今觀書啓大違
所望是何情志之不孚一至於此愕然且慚無以
為諭卿以世祿之臣本非果於忘世者其在同休
共戚之義不忍棄予邁邁則况予臨此道內此誠

難得之機會而終不得相見則予之缺然當復如
何卿於本職一向異讓今茲難進抑或由此則朝
家之禮待儒賢不係職秩之有無何靳允許乎卿
其須體此意以布衣入對母孤予日夕虛行之望

○書啓 見文集 同日 遣史官諭 批許遞本職趣令來

詣○癸酉進次清安○甲戌到清州○丁丑到全

義謁栗谷先生祠堂栗谷後孫純時為縣宰奉祠版于衙中 戊寅聞

回鑾已定進到溫陽金谷上疏乞免贊善祭酒

職名 使偕來史官傳諭批曰知卿已到行在密

其極日昨勉副本職蓋出於不得已也兼帶及贊
善并許解免於予心實有所缺然須勿以此為謙
體予前旨疾速偕庚辰復使偕來史官傳諭
入用副如渴之望

許遞兼帶趣令入來史官傳諭疏批後回啓
以職名未盡解免不敢冒進

之意傳曰纔諭予意而卿以兩職之尚在為難
進之端其在慰安之道何靳暫解并姑勉副須體

此意即速入來事更為傳同日隨史官詣行宮
諭即日開政付副司直

入對史官復以上旨傳諭先生遂承命隨
史官進詣行宮即命引見先生職名

雖解亦不敢以山人自處而野服進見乃用行
宮扈駕之義戎服入對上曰卿養德山林風

負儒林之重望必致左右朝夕納誨之心豈嘗少
弛只緣誠禮淺薄前後旌招雖甚勤至而遐心莫
回只自缺然一自溫行定後知卿所居不遠一見
之心尤為無涯日夕懸企矣頃見卿疏畱止槐山
愕然之極特遣史官而卿之後疏又以本職為辭
故急於致卿遂即許遞矣昨日之疏又以兩職為
辭而并遞誠為重難故不得勉副而諭令入來矣
未遞之前終無來意云故不得已并為許遞是甚
缺然先生對曰臣以不肖無似之身三十年來蒙
被恩禮至為隆重臣雖糜身粉骨亦未足以酬
報萬一然念分義雖嚴而廉恥亦重顧其職名千
萬不似故終不敢承當屢違召命罪戾深積一
日不敢自安於心矣今者聖上曲加體諒許遞
職名而以必欲一見為教人臣亦豈無一見

君父之願乎臣誠感激 恩教敢此來詣矣 上
曰特遣史官連為敦召其意非為行宮一見而已
仍欲於還宮時與之同歸也即今災異荐疊饑饉
盜目若與御同歸裨益必多今行隨往千萬是望
先生曰 聖教如此為人臣者豈敢有退托之意
第臣年迫八十疾病且痼在家時戶庭之間亦不
得出入伏聞 聖候未寧至有溫 幸之舉臣雖
垂死之喘不敢 偃息在家強疾發行久滯中路此
實老病難強而自 上教又以同歸為言臣誠不知所
勝惶悚之至 上教又以此以臣筋力其安有強策
達矣八十之年衰病如此以臣筋力其安有強策
致身之路乎將不得承 教尤為惶恐矣 上曰
同為上京共做國事乃予必致之本意非只欲一
見而已 卿今來此予心之喜曷有其涯親見之後

若不得同歸予心尤益缺然矣 卿本以世祿之臣
義同休戚非果於忘世者當此艱虞之時豈忍棄
予而不與之同歸乎先生曰 聖教雖如此老病
筋力其何以上京亦何以畱住耶病狀常有垂盡
之勢奄奄若朝夕難保者萬無上去之望矣 上
曰年齡雖高病患雖如此此地去京不遠上去似
不至大段難強必須同歸共做國事是予無窮之
望也先生曰今雖忍死來詣以此病狀若又上京
則必有僵仆道路之患在小臣喪廉之恥雖不足
言於 國家育物之道亦豈不貽累哉左相金昌
集曰年雖高筋力尚健自 上既已俯燭而
下教勤懇古人亦有載之後車者今若有病則隨
後上來亦可也 又何必一時隨駕乎 上曰所達
誠然又何必一時隨駕也 左相曰清風之距此地
寒水齋年譜 丁酉 四八

此地之距京師遠近亦甚無別徐徐上去又豈至於難強乎上曰雖不得一時隨駕徐徐上來為望得此難得之會面對從容終不得同歸則國事之因涯已不可言士林之缺望尤當如何必回遐心是望先生曰上去實有所難強而聖教如此惶恐不知所達矣右相李願命曰老人一生不出之餘初拜君父雖教以仍為上京其言則固應如此矣若果盡誠敦勉則豈終負勤眷之聖意乎上曰年老且病雖不得隨駕而徐徐上來少無所妨毋孤此勤懇之意實予之所望也右相曰三十年禮召勤摯今始到此此豈為一見其面而已使陳所懷如何上曰卿則入來時必見予顏面而予則眼疾甚重不得見卿之顏色誠為缺然予雖不見卿面而入來時筋力則甚強健矣左相

曰試使之舉筮而見其顏色如何上曰俞先生曰在野之臣古亦有請瞻天顏者臣亦願得一望清光上曰進前瞻望可也先生進瞻已闕鎮厚曰回鑾不遠且值聖候有加之時雖有所欲問之事必不能從容矣且恩禮如此又豈至於落後乎上曰纔已言之矣災異荐臻饑饉溢目未知將何策而濟之耶所欲言者欲聞之先生曰臣素無知識今又耄昏少時些少所聞亦已消公有何可言之事乎第聞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雖有至難為者亦可運之掌矣治心之道誠正為要此固老儒常談不甚新奇而為治之本不出於此矣昔我孝宗大王常御經筵每以誠意正心為學問之主而熟講之臣師宋浚吉宋時烈侍講最久而

聖祖亦以明天理正人心望於卿為教臣亦聞之素矣誠正之學自是殿下家法而後王之

所當繼述者唯在於此矣朱子易簣前三日謂門人曰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已矣臣師宋時烈臨歿嘗以是教門人蓋直字之義所包甚大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大學之誠正中庸之精一皆此意也千古聖賢相傳心法不外此一直字矣聖祖既發揮於上臣師亦嘗啓沃於下在今殿下端本出治之道只當於此深體力行而已臣之所達於上前者亦豈有他說哉上曰所達皆是正言至論予雖不敏當各別服膺焉先生又曰聖人之功莫大於春秋而春秋之義又莫大於尊王此義苟不明則人不為人而入於禽獸矣當今四海腥膻

我東獨不失為禮義之邦者莫非我聖祖之力也蓋自天地翻覆之後非不知我國國小力弱其於事功有未易言者而春秋大一統之義自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彝而不可一日廢者也故聖祖臨御十年常切薪膽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此義臣師宋時烈每言及此未嘗不流涕而道之蓋臣師平生秉執此義密贊大計期以身殉君臣一德至今照人耳目矣殿下即位以後亦以孝廟之心為心必以此為今日天下第一義至於築壇報祀則義理大明如日中天然而世道日下人心漸溺至有詆毀大義以臣師當日勤勤懇懇之赤心歸之於虛假而舉世莫之知怪臣恐率是以往大義日益晦昧而人心世道淪入於夷狄矣復讎雪恥雖難猝就而臣願殿下深追孝廟之志

寒水齋年譜 丁酉 殿下深追 孝廟之志 五十

事常常不忘則繼述之孝無過於此矣上曰春
秋之義尋常留意今此所達尤為懇切當益加意
焉先生又曰衛武公年九十猶作抑戒以自警今
殿下春秋雖高比武公猶有間矣若奮發大志
孜孜不已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成乎上曰
衛武公之言尤可感歎當益自勉焉先生曰上
候近則何如伏聞初到溫泉之時水刺日勝諸症
日減臣民慶忭當復如何今聞回鑾之期遽爾
進定去夜又生別症云臣不勝達夜憂慮矣上
曰今則頗有汗氣痞滯少減而因惱煩渴眩氣則
未已矣先生曰方在靜攝之中臣請退出上
曰世道不幸禍生門墻斯文變怪極可寒心予既
曰洞燭而是非大定此後或可冀士趨之正矣先生
曰聖德光明洞燭是非世道斯文之慶幸豈有

大於此者乎臣於在鄉時每聞聖教自不覺其
感泣也上曰遠坐之故未見顏色甚為鬱泄進
前近坐先生進伏牀下上仍握手舉目諦視之
良久下教曰不獨不能分明終不能辨識其顏
面誠為泄泄矣仍又下教曰如是相逢極是難
得之會今此願畱出於至誠亟回遐心同歸是望
左相曰恩禮如是其隆摯又豈敢不思所以奉
承乎上曰今得相見心甚欣幸母負傳教同去
為望先生曰調攝有妨臣請退出以文字仰達
矣仍辭退上曰筋力尚旺不至甚衰矣左相曰
得見非常之恩禮國家慶幸如何可諭退後必
應辭免而今既到此豈可捨去致敬盡禮期於同
歸誠為合宜矣上曰卿辛巳聞子煜病革畱疏
言是矣予意正自如此矣

寒水齋年譜

丁酉

五一

急還

先生是行蓋為大駕適臨近地敦召益

向君之誠而職名皆遞又無所嫌故遂至行殿登

對既至則又欲罄竭所蘊以裨聖聰而晉接之

日聖候方在調攝中難於久對故只將講聖學

明大義關於君德治道之大者略陳而退欲於後

日夏對繼陳所懷以答聖眷不幸子病遽革

急於面訣不免畱疏徑歸當日之事可謂千古盛

際而亦可謂癸未至家是夕哭子喪煜聰明愷悌

千古至恨也

家孝友莅官清白文辭典雅筆法敏妙天文地理

醫藥算數之類亦皆旁通蓋亦稀世之才也先生

嘗許以父子間知己不幸先亾以故先生少四月

日言行之可記者多所闕遺而莫能識焉

丁亥 遣史官宣疏 批 批曰昨於前席親見德

良深病若祛體噫得賢共國有國先務在治泰尚

然矧茲極艱屯之會乎今予必致乃已者蓋欲勉

卿造朝與共國事故竭誠敦勉不啻縷縷未回若

澆之志缺然殊甚終宵耿耿方欲更敷心腹期回

遐心矣即見卿疏因子病畱疏決歸是何情志之

不孚至於此不覺驚愕繼以愧慙如失左右手也

寒水齋年譜

丁酉

五二

仍甲午上疏辭召命○庚子遣史官問人才

書啓見文集遣史官宣疏批批曰引接纔罷勉留方切而卿之子病忽劇歸

意忙遽缺望殊甚俄聞竟遭慘慟念卿情事為之惻然此時強迫有欠體諒故擬待後日敦勉史官

姑今上來於予心益不勝缺然矣卿其體此安心理遣善為調將過葬事後仍即復路用副予虛行

之五月乙丑新卜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右議政遣史官別諭召之書啓見文集乙亥上疏辭

職○六月辛卯葬子喪於東谷夫人壬辰遣史

官諭批批曰卿以先正之嫡傳夙負儒林之重

公特拜之日矣今茲爰立果得賢德心之欣喜曷可形諭且人臣之身佩安危者年至不許致仕自

古皆然矧此多難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七月再

疏辭職遣承旨諭批不許○八月戊子遣

史官別諭趣召書啓見文集丙申上書東宮辭職

兼陳勉戒時王世子聽政代理九月癸丑東

宮遣史官宣書答○乙卯陞左議政兼世子

傅○庚申上疏辭職兼辭貂帽之 賜○辛未禮

郎承 命來問 王世子聽政後告 廟頒教當

否不對先生前此問議皆對至是以大臣收議來問而先生不敢以大臣自居故不對後又

以儒臣收議來問則對之此後問議或對或否皆以所問不同後不盡著丙子 遣史

官宣疏 批批曰今茲煖帽之賜豈特優待大臣而已哉欲其遄出而視事也况予心

腹之辭罄悉無餘其在卿鞠躬盡瘁之義決不可一向邁邁以孤至意而世子代理輔翼正急朝夕

納誨捨卿碩德而其誰耶卿之造朝予日望之又不啻大旱雲霓也疏末陳言當勉戒春宮而卿若

出入筵席使世子日間格言則其所裨益亦必大矣卿其體批旨之勤懇念時事之艱虞毋執撝謙安心領受即日就途 十月丁酉上書辭職 遣史用副予虛佇之望

官宣 答答曰前後書本之下答備悉勤懇之意矣矧今位躋中台又兼師傅余之尊信

仰成益復如何而論道經邦其責至重則其在夾輔之義決不可一向撝謙以孤余如渴之思也李

世德供辭中醜辱先正罔有紀極而侵詆之言亦及於卿事之駭惋孰甚於此書末所陳益可見先

正憂愛之忱而世德構誣情狀尤可痛矣卿其須體至意亟回遐心幡然造朝即起視事用副朝野

望之再上書辭職○十二月甲申 上遣掖庭人

賜柑○庚寅 遣承旨宣書 答不許○辛卯因

洪萬遇疏上疏待罪 遣史官諭 批以萬遇疏中

調護 東宮不空如是等語侵詆先生先生上疏

待罪疏見文集 批曰噫當國家艱屯之會得賢

德之士置三事之位小子之期待於卿者為如何

哉况世子代理付託至重夾輔之責深有望於碩

德大臣故亦於別諭言之矣誠意未孚造朝愈邈

愕然慚恧已不可言而病裏思想恆切于中卿非

果於忘世者自有世祿休戚之義其不可一向邁

邁以孤我必致之至意也決矣且卿因洪萬遇疏

有此陳章而此事不難辨破矣向來雖有未安之

教卿在遠外不即聞知特旨旋頒處分大定卿所

以不復提論往事而直陳勉戒之言於春宮者也

卿於本職方過自謙讓此所以告 廟詢問之下

不得獻議者也各自攸當元無毫分未盡而萬遇

欲售其間之計賚勒搆捏無所不至誣賢毒正之

狀萬萬痛惋故已施削黜之典矣此等危險之說

何足掛齒卿其體予前後勤懇之至意安心勿辭

亦勿待罪責然來思輔翼世子用副虛行之望王

堂陳劄辨萬遇之說館學儒生又上疏辨誣 上

皆優 批答之

戊戌先生七正月 東宮遣宮官問進講冊子不對

問以師傳上書辭職○二月 遣史官宣書 答

故不敢對 寒水齋年譜 丁酉至戊戌 五五

答曰日者洪萬遇之疏遣辭用意極其危險可勝痛哉此輩情狀莫逃於聖鑑之下處分嚴正慰諭備至則卿更無毫分難安之端也卿若仰體聖眷之隆重且念小子之思想亟回遐心幡然造朝則士習自熄而出入前席使余日聞其格言其裨益於國事必不淺也此余所以致敬盡禮必致乃已者也矧今春日載陽昔疾宜瘳卿其體此至懇勿復以疾病為辭須速就途用副日夕虛行之望書末所陳誠甚切禮郎承命來問東宮謁至今侍講院稟處焉禮郎承命來問東宮謁聖時取士當否不對○禮郎承命來問嬪宮喪兩殿服制不對○三月禮郎承命來問

大殿

春宮視事時服色獻議

議見文集

上書辭職

遣承旨諭

答不許○東宮遣掖庭人

賜食物

○四月

遣史官問姜氏獄伸冤當否獻議

議見文集

五月

大殿

東宮遣掖庭人

賜節扇○上書

辭職

遣承旨諭

答不許○遣史官問

嬪宮

喪碁內

王世子嘉禮定行當否不對○六月史

官更來問獻議

議見文集

上書辭職

遣史官諭

答

不許○七月 東宮遣宮官問進講冊子獻對書

見文 集 上書辭職○八月 遣史官宣書 答 卿答曰

儒林碩德夙負公輔之望昨歲溫宮 聖上一接
德容尊禮采篤爰立作相眷遇益隆逮余代理之
後嘗以盡誠必致之意諄諄勉余余仰承 聖志
前後敦諭不啻勤懇而尚無幡然改圖之意只增
慚慙無以為諭況余之期待於卿者不在於筋力
則其不可以疾病為辭也決矣噫艱虞益目而廊
廟空虛望卿造朝此時尤切卿其體 聖心之思
想念小子之倚毗亟回遐心責然來思用副上下
望之 九月上書辭職 遣承旨諭 答不許○十月

禮郎承 命來問 端懿嬪喪 大殿服制甚大

功孰當辭不對○十一月禮郎更來問獻議 景廟

在東宮 端懿王后以嬪薨逝儀曹議進 大殿
服制參判朴鳳齡引 顯德王后喪 世宗大王
服大功之禮以進自 上命定為大功其後鳳齡
又上疏以為 明聖大妃於 仁敬王后喪服甚
而當初稟 啓時不為并舉待罪云云 上命議
于大臣大臣皆以為當服甚遂改以期年士論謂
其不當甚諱然不已玉堂李重協上疏言服制之
非請更議定先生不以大臣自居初不進議因更
今問議之 命末乃獻議略曰竊觀儀禮天子
諸侯絕旁甚唯正統有服蓋於子甚於婦大功是

寒水齋年譜 戊戌 五七

正服若三世傳重之子則服斬衰三年是加服也而於子婦無加服之文故儀禮圖以大功著焉者此也後世因魏徵奏議墜為期年至今因襲是私家之禮故與王朝古禮有異耶○門人尹鳳九以書問曰今日嬪宮服制本不當為替先生獻議果以大功為主誠慰士林之望矣只以文勢或欠條暢見者未免聽瑩於言下似不可無一言以曉之也未知如何先生答曰儀禮天子諸侯正統服適婦大功雖陞適之婦無降服之文又不可無服引以為據矣蓋愚意雖適婦止於大功今日服制必不可至替也茲承來示無乃遣辭未暢使人難曉耶抑可以活看而見者過疑耶云云○門人成道行問向曰李重協所論服制事如何先生曰其疏謂端懿嬪服制自上當改以大功而疏出

於已過九月之後勢須行不去矣蓋其言大功者非不得已而所主而言者反主魏徵之禮何也儀禮曰天子諸侯絕旁替又曰為子替又曰婦適大功是正服也又曰三世傳重則為長子三年此加服也而其下無婦加服之文禮又有婦則不可以正體論之之文其為長子三年者是有正體傳重三事也婦則外成故正體二字既不可論只有傳重一事若長子加服之有四种說者非所當議也勿論長眾既傳重則皆適也唯當服婦適大功天子諸侯本絕旁替則適婦外他不須說矣世宗大王明習禮制故大典則用魏徵之說以為士庶通行之制為顯德之喪則却用儀禮婦適大功之文嬪宮服制當初仍用大功則實合儀禮之正服不此之為改之誠空而今乃謂非適婦而服

寒水齋年譜

戊戌

五八

其謂之違禮當改服大功云則是不察魏徵婦服之或甚或大功之禮本非通行於王朝之禮也又不識儀禮婦適之適字專為傳重一事而設故也道行曰世人不識禮意而又不識先生本意不免有紛紜之說矣先生曰吾亦聞之矣自服制故吾亦只對以禮意如此只當服大功矣若問以嫡庶與否則當對以庶陞嫡亦為適婦矣今日所詢只服制而吾及論嫡庶則未知何所當乎又曰申君啓澄以為嫡適兩字義各不同嫡是正妻所生之謂適是承重之謂也後考字書果有此說矣○蓋獻議中儀禮圖云者即天子諸侯絕旁其則適子婦服外既無可論故圖中只言適婦大功雖陞嫡之婦當服大功而已也且考朱子答萬正淳書亦以陞嫡之婦通稱適婦今此所引

固已有十二月跋程書分類○答門人韓啓震論

性善為賢智濁駁者為愚不肖此朱子說也賢智者感於正而其發皆善此所謂天理也愚不肖者感於邪而其發不善此所謂人欲也然雖在愚不肖之人所感者正而人欲未及萌於其間則介然之頃天理發見跼蹐惻隱之發是也氣在此時雖其濁者亦不能自主但得聽命於理而發揮出來耳於此見性善之必然也今日雖至惡之人發必以清氣而為善情則○答李濯論陰陽之氣書略無乃專靠一氣字乎魯齋造化論全不識造化前未暇說破高見差處全在於主張此說則今不得不略言之所謂陰降

陽升者蓋據圖書卦畫而言河圖中陽之生數在下先天
下而成數在上陰之生數在上而成數在下先天
圖中復之陽生在下始之陰生在上故謂之陰降
陽升圖書卦畫皆以摸寫二氣循環四時流行之
妙則其安排布置之勢自不得不如此爾若夫陰
陽之生則皆始於地中漸漸從上下四旁放出去
充塞乎六極之間非特上升一道而已所謂陰陽
者只是一氣之消長也長之自地中而極於六極
長之極則又消之自地中而極於六極消之極則
又復長矣蓋冬則陽在地中夏則陰在地中故井
泉之淡者冬溫而夏冷陰陽之皆從地中生者據
此可見矣朱子之說曰冬十一月陽長地中驅
出陰氣都在地上故地上極寒夏之五六月陰長
地中驅出陽氣都在地上故地上極熱先賢之論

亦已如此矣或謂陽之長在地中極於上下四旁
之極陰之消自上下四旁之極入於地中說農巖然
則陽之始生何其至小而微陰之始生何其至廣
而著耶此則猶得其半而失於半矣若如魯齋之
說而陽自地中生而上極於天陰自天上生而下
極於地則陰陽消息只在地上一面中通一途矣
其地下去天與地之四旁去天處未嘗有陰陽矣
然則周天之內陰陽所存者不過占其六分之一
矣其六分之五則將空無一物耶抑別有一氣而
不屬於陰陽耶直不成義理直不成說話望高明
暫置其說更以鄙
說入思見教如何

已亥先生七
十九歲正月
上書辭職遣承旨諭
答不許

寒水齋年譜

戊戌至己亥

六十

○三月寫真像

畫師卽關西金振汝也

○四月上書辭職

遣史官諭

答

腹答曰余之竭誠敦勉凡幾遭矣心

朝愈邈小子之愕然慚慙已不可言而聖上靜攝之中一倍思想縷縷勉余以益篤誠禮必致乃已虛行之聖意終不可孤矣况余代理之後其所尊信仰成宣在於碩德儒相則其在一體相須之義胡忍棄余邁邁不思所以扶顛持危挽回世道耶母執撝謙幡然改圖淡有望於卿者也年齡雖高精力尚旺臥閣論道亦何所妨輸送之物不腆曷足表余惠養之意哉卿其體聖眷之采隆念小子之倚毗亟回遐心患疴疾○五月太醫承責然來思用副上下之望

命持藥物看病○東宮遣宮官問繼講冊子不

對○上書陳謝藥物之

賜兼陳繼講冊子○六

月遣史官宣書

答

答曰聞卿有疾病慮念方

幸曷已綱目未及卒業故欲為繼講矣書辭如此令侍講院更問于師賓客稟處前後敦勉不啻勤懇而情志不孚造朝愈邈缺然慚慙曷可云諭卿其淡念一體相須之義亟回遐心幡然就途用副余如渴之望

吏曹假郎承

命來問金宗瑞皇甫仁復

爵當否不對○患暑感遣醫賫藥物看病○七

寒水齋年譜

己亥

六一

月上書辭職

遣史官諭

答

答曰自卿爰立作相朝野之想望為

如何而小子心腹之辭凡幾遭矣卿書所謂平邦是所望卿而微卿養德山林夙負重望者其孰能當此至重至大之責哉卿若一出輔翼必多是余所以益篤誠禮必致乃已者也寧有一毫視以不緊之心哉媿情志之不孚無以為諭大病之餘縱有未盡蘇完余不以筋力責卿則不可以疾病為辭也決矣卿其體聖上眷遇之隆且念小子之思想國勢之岌業亟回遐心幡然造朝毋孤至望弘濟

月上遣掖庭人

賜食物上疏辭○十二月遣

遣承旨諭

答不許○十

難

史官宣

批

批曰向來月致廩粟實出惠養之意而固辭不受深用缺然又有是命即

周之之義也不腆之物復何辭焉疏末所辭緣予情志不孚焉謙彌堅曷勝媿慙病裏以益篤汝誠禮必致乃已之意縷縷語世子春宮虛行之誠其不可終孤也決矣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領受

幡然造朝

患寒疾

○遣醫膏藥物看病○作勉齋

集辨說

勉齋文集前未行於東方季公以副价赴燕始得其書而來其論五行七情論語集

註等說多與朱子說不同而易為學者眼目之書故先生略舉其差謬或甚處以辨之其辨七情之說曰喜怒哀樂情之發於心者也無論生於形氣原於性命皆屬喜怒哀樂七情今勉齋乃以喜怒哀

寒水齋年譜

己亥

六二

哀樂專謂之發於此身然則發於此理不可謂七情耶文王之怒孔顏之樂非發於理者耶朱夫子立言垂訓皎如日星而一傳而微言大義已晦良可歎也其以人心道心擬之於易之器與道亦甚不然矣

辨拙修齋理氣說
拙修齋趙公聖期作理云云

端七情異於栗谷先生說以道心四端為主理而言人心七情為主氣而言學者往往傳之至是先生始見其文集其說大要以理氣之發謂有理乘氣而發者氣寓理而發者以道心四端為理乘氣而發人心七情為氣寓理而發所謂理乘氣而發者言理專主張而氣盛載而已也即所謂主理而言者也氣寓理而發者言氣專主張而理寄寓而已也即所謂主氣而言者也且以退溪之說為名

言之失栗谷之說為實見之差先生以為此說後出而又頗新巧恐誤後學之見每為學者辨之蓋以為道心與孟子所言四端皆以純善者言則以是為主於理固無不可至於人心與子思所言七情皆兼善惡而言則安可遽以主於氣目之乎道心四端之善理為主而發人心七情之善氣為主而發則是不但理氣之用分道各出也於善之中又有原理原氣之不同而善有二本矣善果有二本乎云云仍欲著書以辨而疾病未果焉

庚子先生八正月上書辭職 遣史官諭 答不許

○上書辭職○二月 遣史官諭 答許遞前後

寒水齋年譜 巳亥至庚子 六三

敦勉凡幾遭矣必欲召致與共國事四年于茲而只緣誠淺禮薄莫回遐心愕然且慚無以為諭第本職不得已今姑勉副用缺然卿其須體至意幡然就途以付判中樞府事上書辭○三月遣副如渴之望

史官宣 答不許○四月癸亥聞 上候粹重進

到忠州○甲子病留忠州上書待罪○五月遣

史官諭 答○六月辛丑聞 上候加重進次樓

巖書院○甲辰夕因京書承 肅宗大王昇遐出

院門外望哭中樞府人受季公書先至乙巳還到忠州待禮部

關文○丙午入州庭舉哀以病不得奔哭上書待

罪○辛亥成服先生承計差先而以關文到日計成服蓋君喪聞計不敢

以私書還家○答門人蔡之洪論 國恤奔哭當為據也

否○戊午禮郎承 命來問喪制節目不對○已

未 遣史官宣 批○患暑感○七月 遣醫賫

藥物看病○八月禮郎更來問喪制不對○十月

禮郎承 命來問喪服節目及臣民許婚期限不
對○承 命製進 大行大王挽詞○甲寅入忠
州館庭行下 玄宮望哭禮以病不得赴 因山

上疏待罪○十二月 遣史官宣 批○奉和

先大王御製詩丁酉歲 先生既歸懷念不已 先生於溫宮

見意詩曰寤寐思賢幾降書行宮親接德容初欲
看病子歸忙遽恨不還都載後車 大喪後自
大妃殿下 先王詩文於政院此詩亦在其中先
生始得奉覽感慕流涕遂奉和以寓泣弓之慟詩

見文集

辛丑景宗大王元年 先生八十一歲 二月 遣掖庭人 賜貂皮○

五月 遣掖庭人 賜節扇○六月乙未因筵臣

陳白 命推 恩贈爵副修撰李重協 啓曰判
府事權某以兩朝禮遇之

臣致位三事當依例有推 恩之舉矣昔宋儒臣
程子除崇政殿說書未嘗為妻乞封 范淳夫問其
故答以某自草萊起豈有為妻乞封之理乎又問
陳乞父祖封典如何答以其說甚長待別時說朱
子論此事以為程子之難言蓋欲從科舉法都變
了然 朝廷待士之道却不當如此今某之事亦

寒水齋年譜 庚子至辛丑 六五

類此當自朝家有例推恩贈職之事故敢達
上允之○贈考領議政祖考左贊成曾祖考吏
曹判書妣皆
從贈如例
戊戌 肅宗大王練日入府庭望哭

○已亥以病未入京上疏待罪仍陳推恩不敢

當之意○庚子 遣史官別諭召之書啓見文集辛亥

遣史官宣疏 批批曰初期倏過益復罔極今見卿疏如對晉敘憶昔先

大王禮遇之事尤極哀痛悲不自勝無以為諭卿
年齡已高節屈盛暑不得進參有何所傷推恩贈
爵自是舊例何若是其撝謙耶還切慚恐卿其安
心勿待罪埃得秋涼幡然就途以補孤之不逮

禮郎承命來問 國練布絞帶用練與否獻議

議見文集患暑泄先生於國練將詣府庭望哭子弟

冒熱往返至是恐其勞動致傷固請停行先生不從
遂有泄痢之症 ○閏六月甲子行改題主焚黃禮

○遣醫賚藥物看病 ○七月 遣玉堂官問進講

冊子書啓略曰頃年臣以聖學輯要進講之意仰

備於此天德王道不外於是誠宜喫緊加工而似

伏聞尚未進講今雖夏承聖問臣之愚見以為
帝王切要之書無踰於此云先生於先賢最慕栗
谷先生嘗稱曰全體大用之學朱子後一人也又

曰擊蒙要訣聖學輯要可比小學大學朱子後作者雖多未有可以擬此者輯要之書雖是編輯古語然非真知其理而若出諸己者其採摭精密置水不漏安得如是哉且其規模大而門路的編帙少而理事備其在學者精力之已衰人主機務之甚繁難於讀書者尤為要切矣故於屢承進講冊子之問輒八月丁丑病革或先生自六月晦患暑泄以是為對八月丁丑病革或先生自六月晦患暑泄是日復發自是元丁亥九日戌時考終于寒水齋氣大陷不能語

中間病稍安故門人侍疾者皆散歸季公自京來省亦纔歸無有及於屬纊之際者丈巖鄭公忠州牧使宋堯卿來治喪長孫養性持重奉饋奠○計聞撤朝市如例上下教曰判府事權某養德

山林夙負重望寡昧之尊德士林之矜式為如何哉前後敦召至切愈勤而只緣誠薄莫回遐心缺然思想未嘗少弛矣何意一疾沉綿凶聞遽至耶驚悼之極曷可盡諭即令該曹禮葬等事斯速舉行祭需從優題給棺板一部亦為擇送而月廩令本道限三年仍給以表予意○月廩仍給之命既下本家欲體遺意辭不遣承旨致弔及葬遣禮受而本道終無舉行之事

官致祭○館學儒生設位舉哀及葬為文致祭各道書院亦皆致祭

十月壬申發引奉柩乘船於寒水齋前江順流而下至早遯登岸行喪夕至山次

癸酉十六卯時行葬禮與夫人同塋○會葬者凡四百餘人加麻者亦數百

寒水齋年譜 辛丑至乙巳 六七

人

癸卯十二月追奪官爵時羣兇濁亂忠賢逆戮道峯

賊臣致雲冕之會孫世濟其惡怨山人最甚至是

構誣先生發追奪之論僚議皆避而獨啓蒙

允儒生洪禹著等上疏辨誣持平趙鎮禧啓竄

乙巳元今年上正月命復官爵賜諡文純公不待諡狀

特賜諡道德博聞曰文中正和粹曰純○忠清道儒生郭守木等上

疏請建書院許之遠近章甫立祠寒水齋傍

州樓巖書院

丙辰正月行狀成門人韓元震撰

戊午七月墓誌成門人尹鳳九撰○燔作二十八片埋于壙西

庚申四月辛未行延謚禮於黃江吏曹佐郎洪啓裕來宣

癸亥十月神道碑銘成領府事李空顯撰

寒水齋先生年譜終

崇禎三辛巳夏
慶尚監營開刊

